



地下火燭

宋紹文編劇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地下火燄

人 物

陆先生 工人夜校的教員，中国共产党地下組織的負責人。
22岁。

况子剛 矿工，工人俱乐部主任，共产党员。25岁。

况 母 况子剛的母亲。54岁。

袁成舉 况子剛舅舅，老矿工。58岁。

陈二虎 矿工，工人糾察队队长。23岁。

賀明友 矿工，共产党员。

文炳坤 桥梁处的临时工。56岁。

庆大哥 矿工。

老 龙 老矿警，共产党员。52岁。

舒嵐舫 矿长。50岁。

七奶奶 舒嵐舫的姨太太。

王少卿 矿局总管，外号“王三胡子”。48岁。

焦 五 工头。

丑梅生 工贼。“游乐部”分子。

周占鰲 反动军队旅长。

馬連長 本名馬昌彪，外号“馬大胡子”。

板 原 日本顧問。

謝子齋 商会董事長。57岁。

張校長 崇德学堂校長。

鄭 老 慈善堂主事。

徐院長 女，孤儿院院長。

矿 工 甲、乙

各工区的俱乐部代表

工人糾察隊員們

工人家屬們

矿工群众

代表甲 桥梁处临时工代表。

代表乙 流氓，“游乐部”分子。

代表丙 和尚。

丫 头

稽 查

矿警們

士兵們

序 幕

时 間 1922年9月12日傍晚。

地 点 湘赣边境某煤矿，东平巷矿井外。

〔一个矿井口，井口上有“东平巷”三个大字，里面有两条小铁轨

通向台侧。台侧有个公事棚，是工头、职员们办公、休息的地方。

〔幕启：一声沉重的爆炸巨响。纱幕内烟火翻滚。有人大吼：“矿井爆炸了！”警笛声，嚎哭声，咒骂声……一团混乱。〕

〔工人俱乐部在组织工人们进行抢救。〕

〔一些工人背着屍首或烧伤的矿工从室内奔跑出来，家属们涌向矿井，嚎叫着，寻找自己的亲人。〕

〔矿警们拦阻着家属们。〕

〔王少卿、焦五赶来了，指挥着工头、稽查、矿警们赶开家属，鞭打、逼迫工人进行井口密封。〕

〔家属们尖叫着，扑过去……〕

〔一声枪响。〕

〔纱幕内灯光渐暗，人声渐息。〕

〔与响亮有力的广播声同时，纱幕上出现了字幕：〕

“在旧社会里，中国工人苦难重重，惨遭压榨。

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，全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工人群众，掀起了英勇的斗争。工潮汹涌澎湃，迅猛异常，从此，中国的工人阶级在历史舞台上显示了自己巨大的力量。

大家请看，1922年9月湘赣边境某煤矿，

发生这样一个故事……”

〔暗场，纱幕后。〕

第一幕

时 間 接序幕一天以后，傍晚。

地 点 同序幕。

〔幕启：井口冒着烟。……〕

〔矿警老龙等守着井口。井口右侧摆着用草席盖着的死屍，旁边插着香烛，烛已经灭了。一个家属伏在死屍的身上，哭不成声。〕

〔一群群的家屬守在井口周圍，有的小孩伏在大人的怀里睡着了。〕

〔有和尚过場。〕

〔一片令人难以忍受的沉寂过后，幕后隱隱傳來敲木魚念經的声音。〕

〔两婆披头散发的，扶着一个妇女上，她向井口走去，矿警拦着，把她赶开。〕

况 母 子刚，子刚……

老 龙 大嫂，你回家去吧。

〔两婆扑上，向井口走去，被矿警赶开。〕

〔两母女上，向井口走去，又被矿警赶开，女儿拖着母亲往回走。母突然轉身向井口扑去，叫着：“炳生，炳生！”〕

〔老龙劝她回去。〕

〔許多家屬在抽泣。〕

老 龙 (吹哨，打着紅綠旗)讓開！斗車來了！

〔矿工甲推着載死屍的斗車上。家屬們圍過來，揭開簾幕看看，失望地走開了。矿工甲推斗車下。〕

老 龙 (又吹哨，打着紅綠旗)讓開！

〔矿工乙推着載死屍的斗車上。有的家屬又圍過來查看，一個女孩突然尖叫一聲，捂着眼睛，撲在母親懷裡。矿工乙推斗車下，兩母女跟着下。〕

〔稽查敲着鑼上。〕

稽 查 (向家屬們反復地)不要鬧！不要鬧！死難的家屬們注意：礦局公事房出了布告，通知大家趕快辦理“三領”手續，一、到“死人房”去認領屍首；二、到木材廠去領“喜”字棺材；三、到收支處去領安家費。

礦警們 (向家屬們)滾開！屍首都運到死人房去了。滾！都給我滾！

〔稽查、礦警驅家屬下。〕

〔陳二虎推空車上。〕

陳二虎 (回頭冲着稽查等下去的方向)呸！絕子滅孫的！

老 龙 二虎子！那邊怎麼樣？領完了？

陳二虎 領走了八十多具。

老 龙 還剩下多少？

陳二虎 二十多具，多半是單身漢，沒人領的了。

老 龙 況子剛的屍首呢？

陈二虎 还没有找着。

老 龙 有的都烧焦了，能认得清楚？

陈二虎 我跟他一块儿长大的，烧成灰都认得。

老 龙 他娘呢？

陈二虎 还在“死人房”那儿翻屍呢！龙大叔，他舅舅还没有出矿井！

老 龙 一直在下面各个隧道里找况子刚的屍首哩。

陈二虎 唉！他妈妈和他舅舅一天一晚都熬得不象人了！

老 龙 他兄妹两个，几十年就守着这么个孤儿。

陈二虎 龙大叔，我打算把大嫖接到我那儿去。

〔焦五上。〕

焦 五 他妈的！呆在这儿干什么！（给二虎一鞭子）快！

〔陈二虎推斗車下。〕

焦 五 老龙！快把这儿打扫一下，上海总公司日本顧問今天来咱们煤矿视察了。舒矿长马上陪他来这儿。听见了没有？啊？

老 龙 （没好气地）听见了！

〔焦五下。〕

〔老龙正准备去打扫，袁成皋推着斗車上。〕

老 龙 老袁，怎么样？

袁成皋 没找着。子刚这孩子……一定是烧化了。

老 龙 再找找吧！唉！（下）

袁成皋 是呀，烧成灰，也要找到！（推車走）

〔况母沿着铁轨上。

袁成皋 大妹！

况母 （不語，拦住袁成皋的車翻看）

袁成皋 沒有。回头我再下去找。

况母 ……

〔賀明友急上。

賀明友 袁老伯，快去救救他們吧！

袁成皋 什么事？

賀明友 那些搶救出來的弟兄，有的看樣子還能活。咱們工人俱樂部正在找人給他們急救。您的草藥不是很靈嗎？趕快去找藥去！

袁成皋 這……我這兒离不开呀！

賀明友 怎么？

袁成皋 我子剛屍首還沒找着哩！

賀明友 我們大家帮着找。况大孀這兒有人照看。袁老伯，救命要緊哪！

袁成皋 唉……好吧，我去看看。

賀明友 對，這斗車交給我。您快去？（推斗車下）

袁成皋 大妹，你先回家去歇歇吧，我回頭再去找。（急下）

〔矿工甲推斗車上，况母又拦住翻看。

矿工甲 不是的，况大孀！

况母 （不語，拦住斗車翻看）

矿工甲 別看了，快領安家費去吧。

〔况母不语，仔细看了看斗車里面，讓过斗車，向洞口走去。老龙上。〕

老 龙 （拦着况母）大嫂，女人不能下井，矿局里的规矩。快回去歇歇吧！这儿我給你看着。（相扶况母下）

〔王少卿领着焦五等上，巡視矿井口。〕

王少卿 （对老龙）下井去傳話，窿內馬上清理好！今儿这东平巷不出煤，小心你們飯票子过河！还有，馬上有貴宾来參觀，装运死屍的斗車上面得盖层煤，不要冲犯了貴宾。快去！

〔老龙应声下。焦五伺候王少卿休息时，况母上。〕

焦 五 （发现了况母）噢！我的姑奶奶，你怎么又来啦？

王少卿 誰？

焦 五 况子剛的母亲，来找她儿子屍首的。

王少卿 况子剛屍首沒找着？

焦 五 那还不燒化了。（对况母）别呆在这儿啦！

况 母 （不理）

焦 五 拿图章到收支处領錢去！安家費七块大洋，不算少啦！快去！

况 母 （不理）

焦 五 滾！（推况母下）

〔稽查急上。〕

稽 查 报告三老爷，板原顧問到！

王少卿 到了！好！（查看四周，发现有具死屍）焦五，怎么搞的！

拖下去：

〔焦五和稽查拖死屍下。〕

〔陈二虎推載屍的斗車上。〕

王少卿 (見車內无煤) 狗媽入的！叫你們盖煤，怎么沒蓋！(給陈二虎一腳)

〔陈二虎瞪着王少卿。忽然傳來一陣談笑声，焦五慌忙赶陈二虎推斗車下。〕

〔舒嵐舫、板原、七奶奶、丫头等上。〕

七奶奶 哎哟，我的天！这么高的坡呀！我說了該坐轎子来的。哎哟！腿也麻了，腰也痠了，我的心脏都跳到口里来啦！顧問先生，休息，休息吧！

王少卿 (迎上去) 板原先生，你辛苦啦！

板 原 沒什麼，沒什麼。(說了兩句日語) 这就是“东平巷”？

王少卿 对，这是敵国江南最大的一个矿井。

舒嵐舫 請坐！(日語)

七奶奶 顧問先生，住在上海那花花世界多享福啊！您千嗎要找到这个鬼地方来呀？

板 原 不，不，这儿頂好，頂好。(日語)

七奶奶 好什么嘛，荒山野地，到处是黑煤块，到处是叫化子，黑脚板。

王少卿 七奶奶，这儿到处是宝，到处是“烏金”呀。

七奶奶 得了吧！我才不希罕。顧問先生，我有心脏病，这地方我一天都呆不下去了，来这儿不到三天，体重

就輕了八磅半，瘦得可怕呀！水！

〔丫頭給她倒水，她邊說邊從皮包里取藥出來吃。

我早就要到廬山去休息了。嵐舫哪，我看顧間先生
來得正好，咱們陪他一塊去廬山玩玩吧。

舒嵐舫 好哇，應該奉陪。紅葉飄零的廬山與櫻花盛開的富士山，都是人間仙境！

板 原 （笑笑）但是此處山景，本人更感興趣。唔，可惜本人
今晚就要離開這兒了。

舒嵐舫 啊，啊！板原先生雄心勃勃，專心致力於礦務。

板 原 我衷心幫助貴國振興實業。

舒嵐舫 是呀。敝礦打光緒二十五年，也就是1899年由德國
幫助興建以來，礦務幾經衰敗，可是，自1915年承
貴國協同擴建以後，就景象日新了。

板 原 嗯，我們合作得很好。礦長先生，你們今年的供應
計劃，能完成嗎？

舒嵐舫 有困難。粵漢、株萍兩條鐵路的用煤，主要靠本礦
供給，近來軍運頻繁，需要增加了。嗯，不過嘛，
板原先生請放心，我們總公司向貴國交付生鐵，償
清借款年息的合同，一定履行。

板 原 礦長先生，您注意到沒有？1922年現在已經過去一
大半了，可是貴公司1919年欠敝國禮和洋行的年息，
還沒有償付清楚哩，這個問題今年可不能再拖了。

舒嵐舫 是，是。（日籍）年息問題嘛，這好辦，好辦。我看，

根本之計还在于与貴国謀求进一步的合作，扩大开采規模，大力振兴矿务。

板 原 哈哈……可以研究，可以研究。（日語）

〔在一边張望山景的七奶奶突然大叫了一声，咒母象幽灵一样沿着铁軌上，走向洞口。〕

焦 五 站住！滾！（赶走咒母）

板 原 怎么回事？（日語）

舒嵐舫 （故作不知）少卿，怎么回事？

王少卿 没什么。一个瘋婆子。

板 原 怎么？出了事？

王少卿 昨晚井下瓦斯爆炸，死了些人。小事情，小事情。

板 原 死了多少？

王少卿 大概一百多。

板 原 噢！

王少卿 幸好密封得快，未成火灾。

舒嵐舫 哦，如何善后？

王少卿 已經布置妥当了，矿长不必操心。

舒嵐舫 少卿，近来世风日下，人心动盪，上海、香港、武汉等地都有工人鬧事，我們應該謹慎，不要輕易給工人以搗乱之端。

王少卿 穷乡僻壤，这班黑脚板兴不起什么风浪。

舒嵐舫 唔，唔，不能粗心大意呀！撫卹金應該照章发給。

〔稽查急上。〕

稽 查 三老爷，家屬們在收支处鬧起事来了。

王少卿 怎么！几个穷婆子，你們都对付不了！

稽 查 老老小小，拖儿带女一大群，他們嚷着要来找三老爷；另外还有些好事的矿工替家屬說話。

王少卿 哦，是些什么人？

稽 查 有几个是工人俱乐部的。

板 原 什么(日語)？“工人俱乐部”？

稽 查 是！

王少卿 (低声向稽查)狗媽入的，多嘴！

[稽查下。]

板 原 (向舒嵐舫)怎么？你們这里也有“工人俱乐部”？

舒嵐舫 是。今年春天由长沙来了个姓陆的人推行平民教育，經县署批准备案，先后在这里举办了“工人夜校”和“工人俱乐部”。

板 原 他們干了些什么？

舒嵐舫 似乎和武汉等地的俱乐部有所不同。他們的宗旨是：教育工人，戒煙戒賭；陶冶德性。

板 原 (打斷)可現在都搞起乱来了！什么人最接近那个姓陆的？

王少卿 一名矿工，叫况子剛，是俱乐部主任，可这次矿井爆炸，他連尸首都燒化了。

板 原 你們怎样对付俱乐部？

舒嵐舫 我們正在想办法，另外拉攏一批人。

王少卿 我們已經組織了一個“游樂部”。

板 原 游樂部？

舒嵐舫 平時拉攏工人，挑撥他們和俱樂部的感情。

王少卿 今天我們就利用瓦斯爆炸這事件，把火災責任推在他們主任況子剛的身上，反正人燒死了，死無對証。

舒嵐舫 然後由游樂部繼續在工人中間搞臭俱樂部，逐漸由游樂部取而代之。

板 原 噯，這個辦法倒不錯。不過……

〔群眾吵鬧聲起。七奶奶慘叫。〕

七奶奶 哎呀，你們看，多可怕呀！

舒嵐舫 板原先生，我們到總平巷那邊去看看吧。

板 原 好。

〔板原、七奶奶等下。〕

王少卿 焦五！把礦警隊調來！

〔群眾吼聲。〕

舒嵐舫 少卿，要以理服人，不要莽撞。

〔七奶奶又上。〕

七奶奶 嵐舫，快走呀！哎喲，我心脏都跳到口里來了。

〔舒嵐舫、七奶奶等下。〕

王少卿 （問焦五）那個人呢？

焦 五 來了。（到礦井後面大聲地）丑梅生！

〔丑梅生應聲上。〕

丑梅生 有！

王少卿 都明白了？

丑梅生 明白了。全部責任推到况子剛身上。

王少卿 胆大心細，見機行事。

丑梅生 決不含糊。

焦五 呸！（給丑梅生一包光洋）

丑梅生 多少？

焦五 三十塊大洋。

丑梅生 嘿，够朋友！

王少卿 事成之後，讓你當游樂部主任！

丑梅生 三老爺栽培。

王少卿 先下去。

〔丑梅生隱下。眾上。〕

眾 “天哪，這一大家子怎么活下去啊？”

“三老爺，行行好吧！七塊錢安家，喝粥都過不了幾天啊？”

“老板先生为什么不按老規矩發‘福’字棺材呀！

‘喜’字棺材這幾塊破板子，有什么用呀！”

〔一個老太婆領著兩個小孩跪倒在王三胡子跟前：“三老爺，你看看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這日子怎么過啊！”〕

〔警員上，把群眾推開。〕

焦五 不准鬧，再開抓到司法課去！

眾 請王總管回話！請王總管回話！……

焦五 肅靜！肅靜！

王少卿 大家听着：这次瓦斯爆炸，責任不在矿局，而是你們工人自己把点矿灯的茶油偷去吃了，換用机油所引起的。东平巷是江南第一大矿井，这次火灾，損失是很大的嘞！按道理應該由你們闖禍的矿工負責賠償，可你們賠得起嗎？把你們熬成油也賠不起呀！你們看，今天矿局寬大为怀，对这件事情不光是追究了，而且还賞給你們“喜”字棺材，安家費七块大洋，另外还請了和尚牧师唸經来超度他們，真是仁至义尽。怎么？这还不够？你們摸着良心想一想，还要怎么着？还有什么可鬧的！

〔众議論紛紛。〕

陈二虎 矿灯引起的火，誰看見了？

賀明友 一定是因为抽风机坏了起的火！

矿工甲 对！大抽风机早就不灵了，档头的风机也时常停了。

賀明友 我們天天提，監工就是不理！

陈二虎 一定是抽风机的毛病。矿局不能推脫責任！

〔众議論。〕

焦五 不要鬧，不要鬧！这事情我清楚，我昨天查矿，就发现了机油矿灯，我还罵了：“几輩子沒吃过油的，不要命啦！”請看，我这根鞭子，前天就打翻了好几盞机油灯。說这次是风机不灵引起的火，誰看見了？啊？啊！

陈二虎 是机油引起的火，又有誰看見了！

賀明友 档头的人全燒死了，那只有火燒鬼看見了！

陈二虎 是不是机油起的火，不能隨便凭老爷們說了算！

〔众宜爾。〕

丑梅生 (从人丛中走出来)大家听我說說，請安靜。这可是我亲眼看見的……是这样：我昨天在况子剛那个档头推煤，煤桶剛推进去，我一抬头，呸！况子剛那盞矿灯的火苗直往上冲，档头已經冒了綠烟！“况子剛，火！火！”我一扑过去，搶过矿灯回头就跑，沒几步只听见后面一声轟，轟隆隆隆！完了，来不及了。唉，可怜，可怜啊！（淚下，举起一盞矿灯給群众閱）各位，你們聞聞。

〔众嘩然。〕

“前世作了孽啊，一盞机油灯害了多少人命。”

“几輩子沒吃过油，也不要換矿灯油啊！”

“短命鬼，下輩子都不得好死！”

王少卿 (指丑梅生)他說的什么，大家听清楚了吧。三老爷該沒有騙你們吧！唉，你們死了人已經够受的啦，还要上別人的当嗎？好了，好了。回去，回去。赶快回去料理后事吧。在劫者难逃，这是天意呀！

〔众家屬茫然，啼哭，开始散去。〕

〔王少卿示意焦五后下。〕

焦 五 人死不能复生，不要哭了！大家赶快去办理“三領”